

## 第六卷

## 漢武帝

漢景帝王皇后，槐里王仲女也。名妹兒，母臧氏，臧荼孫也。初為仲妻，生一男兩女，其中一女即后也。仲死，更嫁長陵田氏，生二男。后少孤，始嫁與金王孫，生一男矣。相工姚翁善相人，千百弗失。見后而歎曰：「天下貴人也，當生天子。」田氏乃奪后歸，納太子宫，得倖有娠，夢日入懷。景帝亦夢高祖謂后曰：「王美人得子，可名為彘。」及生男，因名焉。是為武帝。

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，生於漪蘭殿。年四歲，立為膠東王。少而聰明，有智術，與宮人諸兄弟戲，善徵其意而應之，大小皆得其歡心。及在上前，恭敬應對，有若成人。太后，下及侍衛，咸異之。是時，薄皇后無子，立栗姬子為太子。長公主嫖有女，欲與太子婚。栗姬妒，寵少衰，王夫人因令告栗姬曰：「長公主前納美人，得倖於上，子何不私謁長公主結之乎。」時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也，故栗姬怒不聽，因謝長公主，不許婚。長公主亦怒，王夫人因厚事之，長公主更欲與王夫人男婚，上未許。後長公主還宮，膠東王數歲，公主抱置膝上，問曰：「兒欲得婦否？」長宮指左右長御百餘人，皆云不用。指其女阿嬌好否，笑對曰：「好，若得阿嬌作婦，當作金屋貯之。」長主大悅，乃苦要上，遂成婚焉。皇后既廢，栗姬次，應立，而長主伺其短，輒微白之，上嘗與栗姬語，屬諸姬子曰：「吾百歲後善視之。」栗姬怒，弗肯應，又罵上老狗，上心銜之未發也。長主日譖之，因譽王夫人男之美。王夫人陰告長主，使大臣請立栗姬為后。上以為栗姬諷之，遂發怒，誅大臣，廢太子為王。栗姬自殺，遂立王夫人為后，膠東王為太子，時年七歲。上曰：「彘者徹也。」因改名徹。廷尉上囚防年，繼母陳氏殺年父，年因殺陳。依律，殺母大逆論。帝疑之，詔問太子，對曰：「夫繼母如母，明其不及也，緣父之愛，故謂之母爾。今繼母無狀，手殺其父，貝下手之日，母恩絕矣，宜與殺人者同，不宜大逆論。」帝從之，議者稱善。

太子年十四即位，改號建元。長主伐其功，求欲無厭，上患之，皇后寵亦衰。皇太后謂上曰：「汝新即位，先為明堂，太皇太后已怒，今又忤長主，必重得罪。婦人性易悅，深慎之。」上納太后戒，復與長主和，皇后寵幸如初。建元六年，太皇太后崩，上始親政事，好祀鬼神，謀議征伐。長主自伐滋甚，每有所求，上不復與。長主怨望，愈出醜言。上怒，欲廢，皇后曰：「微長公主弗及此，忘德弗祥。且容之。」乃止。然皇后寵雖衰，嫉妒滋甚。女巫楚服，自言有術能令上意回，晝夜祭祀，合藥服之。巫著男子衣冠幘帶，素與皇后寢居，相愛若夫婦。上聞，窮治侍御，巫與后諸妖蠱咒咀，女而男淫，皆伏辜，廢皇后處長門宮。后雖廢，供養如法，長門無異其宮也。長主以宿怨猶自親近。后置酒主家，見所幸董偃，上為之起。偃能自媚於上，貴寵聞於天下。嘗宴飲宣室，引公主及偃。東方朔、司馬相如等並諫，上不聽。但既富於財，淫於他色，與主漸疏。主怒，因閉於內，不復聽交遊，上聞之，賜偃死，后卒，與公主合葬。

元朔元年，立衛子夫為皇后。初，上幸平陽公主家，置酒作樂。子夫為謳者，善歌，能造曲。每歌挑上，上喜，動起更衣，子夫因侍尚衣軒中，遂得倖。上見其美發悅之，遂納於宮中。時宮女數千，皆以次幸。子夫新人在籍末，歲餘不得見。上擇宮人不中用者出之。子夫因泣涕請出。上曰：「吾昨夜夢子夫，中庭生梓樹數株，豈非天意乎？」是日幸之，有娠生女。凡三幸生二女，后生男，即戾太子也。淮南王安招方術之上，皆謂神仙，上聞而喜女事。於是方士自燕齊至者數千人。齊人李少翁，年二百餘歲，色若童子，拜為文成將軍。歲餘，術未驗，上漸厭倦。會所幸李夫人死，上甚思悼之。少翁云能致其神。乃夜張帳，明燭陳酒食，令上居他帳中，遙見李夫人，不得就視也。上愈益想之，乃作賦曰：

美連娟以修兮，命絕而不長，飾新宮以延佇兮，泯不歸乎故鄉。慘鬱鬱其蕪穢兮，處幽隱而懷傷。釋輿馬於山椒兮，奄修夜之不陽。

云少翁者諸方皆驗，惟祭太乙積年無應。上怒，誅之。文成被誅，後月餘使者籍資從關東還，逢於渭亭。謂使者曰：「為吾謝上，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。上好自愛，後四十年求我於蓬山。方將共事，不相怨也。」於是，上大悔，復徵諸方士。上常輕服為微行。時丞相公孫弘數諫弗從。弘謂其子曰：「吾年已八十餘，陛下擢為宰相，士猶為知己死，況不世之君乎。今陛下微行不已，社稷必危。吾雖不逮史魚，冀萬一能以屍諫。」因自殺。上聞而悲之，自為誄。弘嘗諫伐匈奴。為之少止。弘卒，乃大發卒數十萬，遣霍去病討匈奴。折蘭過居延，獲祭天金人於上林鑿昆明池，又起柏梁台，以處神君。神君者，長陵女子也。先嫁為人妻，生一男數歲死，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，死而有靈，其姒宛若（宛若姒之行也），祀之，遂關通言語，說人家小事頗有驗。上遂祠神君請術。初，霍去病微時，數自禱於神君，神君乃見其形，自修飾，欲與去病交接。去病不肯。乃責之曰：「吾以神君清潔，故齋戒祈福。今規欲為淫，此非神也。」因絕，不復往。神君亦慚。及去病疾篤，上命為禱於神君，神君曰：「霍將軍精氣少，壽命弗長。吾嘗欲以太乙精補之，可以延年，霍將軍不曉此意，遂見斷絕。今病必死，非阿救也。」去病竟薨。上造神君請術，行之有效，大抵不異文成也。神君以道授宛若，亦曉其術，年百餘歲，貌有少容。衛太子未敗，一年神君亡去。自柏台燒後，神稍衰。東方朔娶宛若為小妻，生三子，與朔同日死，時人疑化去未死也。自後，貴人公主慕其術，專為淫亂。大者抵罪，或夭死無復驗云；東郡送一短人，長五寸，衣冠具足。上疑其精，東方朔至。朔呼短人曰：「巨靈阿母還來否？」短人不對。因指謂上：「王母種桃，三千年一結子。此兒不良，已三過偷之，失王母意，故被謫來此。」上大驚，始知朔非世中人也。短人謂上曰：「王母使人來告陛下，求道之法，惟有清靜，不宜騷擾。」言終弗見。上愈怪，召朔問其道。朔曰：「陛下自當知。」上以其神人，不敢逼也。乃出宮女希幸御者二十人以賜之。朔與行道女子，並年百歲而死。惟一女子，長陵徐氏號儀君，善博朔術，至今上元延中，已百三十七歲矣，視之如童女。后侯貴人更迎致之，問其道術。善行交接之道，無他法也。受道者皆與之通。或傳，世淫之陳盛父子，皆與之行道。京中好淫亂者爭就之。翟丞相奏壞風俗，請戮尤亂甚者，今上弗聽，乃徙女子於敦煌，後遂入胡，不知所終。樂成侯上書，言方士樂大膠東人，故曾與文成侯同師。上召見，大悅。大乃敢為大言，處之無疑。上乃封為樂通侯，賜甲第、童奴千人，乘輿車馬帷幄器物以克其家。又以女公主妻之，送金千斤，更號當利公主。連年妖妄滋甚而不效，上怒，收大，腰斬之。上起明光宮，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，率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，年滿三十者出嫁之。掖庭總籍，凡諸宮美女，萬有八千，建章、未央、長安三宮，皆輦相屬，率使宦者婦人分屬，或以為僕射，大者領四五百，小者領一二百人。常被幸御者則注其籍，增其俸秩，比六百石。宮人既多，極被幸者數年，再進可為一朝。

術者甚眾，選二百人，常從幸郡國，載之後車，與上同輦者十六人，充數恒使滿，皆自然美麗，不假粉白黛綠。侍尚衣軒者亦如之。嘗自言，能三日不食，不能一日無婦人。善行導養術，故體常壯悅。其應有子者，皆記其時日，賜金千斤。孕者拜爵為容華，充侍衣之屬。

上巡狩過河間，有紫青氣自地屬天。望氣者以為其下當有奇女，天子之祥。上使求之，見有一女子在空館中，姿貌殊絕，兩手皆拳。上令開其手，數十人擊之莫能舒。上於是自披手，手即伸。由是得倖，號拳夫人，進為婕妤，居鈞弋宮，解黃帝素女之術，大有寵。有娠，十四月而產，是為昭帝焉。從上至甘泉，因告上曰：「妾相連此，應為陛下生一男。年七歲，妾當死。今必死於此，不可得歸矣。願陛下自愛。宮中多巫蠱氣，必傷聖體，幸慎之。」言終而卒。既殯，屍香聞十餘里，因葬雲陵。上哀悼之，又疑其非常人，乃發塚，開棺，空棺無屍，惟衣履存。上乃為起通靈台。於是上年六十餘，髮不白，更有少容，服食辟谷，希復幸女子矣。每見群臣，自歎愚惑，天下希有仙人，盡妖妄耳。節食服藥差可少病，自是亦不服藥，而體更瘠瘦，二三年中，慘慘不樂。行幸五柞宮謂霍光曰：「朕告老矣，公可立鈞弋子。公善輔之。」光泣頓首曰：「陛下尚康豫，豈有此耶？」上曰：「吾病甚，公不知耳。」三月丙寅，上晝臥不覺，顏色不異，而身已無氣。明日，色漸變，閉目，乃發喪，殯未央前殿。朝哺上祭，若有食之。常所幸御，葬畢，悉出茂陵園。自婕妤以下，上幸之如平生，旁人弗見也。光聞之，乃更出宮人，增為五百人，因是遂絕。

### 孝武李夫人傳

李夫人本以媼進。初，夫人兄延年，性知音、善歌舞，武帝愛之，每為新聲變曲，聞者莫不感動。延年侍上，起舞歌曰：「北方有佳人，絕世而獨立；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，寧不知，傾城與傾國，佳人難再得。」上歎息曰：「善，世豈有此人乎？」平陽王因言，延家有女弟。上乃召見之。實妙麗善舞，由是得幸。生一男，是為昌邑哀王。李夫人少而早卒，上憐憫焉。圖畫其形於甘泉宮。及衛思后廢後四年，武帝崩。大將軍霍光，緣上雅意，以李夫人配食，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帝。初，李夫人病篤，上自臨候之。夫人蒙被謝曰：「妾久寢病，形貌毀壞，不可以見帝。願以王及兄弟為托。」上曰：「夫人病甚，殆將不起。一見我，囑托王及兄弟，豈不快哉？」夫人曰：「婦人貌不修飾，不見君父。妾不敢以燕見帝。」上曰：「夫人第一見我，將加賜千金，而予兄弟尊官。」夫人曰：「尊官在帝，不在一見。」上復言，欲必見之。夫人遂轉向歆而不復言。於是，上不悅而起。夫人姊妹讓之曰：「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囑托兄弟耶，何為恨上如此？」夫人曰：「所以不欲見帝者，乃欲以深托兄弟也。我以容貌之好，得從微賤愛幸於上。夫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愛弛，愛弛則恩絕。上所以拳拳顧念我者，乃以平生容貌也。今見我毀壞，顏色非故，必畏惡吐棄我，意尚肯復追思憫錄其兄弟哉。」及夫人卒，上以后禮葬焉。其後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，封海西侯，延年為協律都尉。上思念李夫人不已，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，乃夜張燈燭，設帷帳，陳酒肉，而令上居他帳，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，還幄坐而步，又不得就視。上愈益相思悲感，為作詩曰：「是耶，非耶？立而望之，偏何姍姍其來遲。」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。上又自為作賦，以傷悼夫人。其辭曰：美連娟以修兮，命要緊絕而不長。飾新宮以延兮，泯不歸乎故鄉。慘鬱鬱其蕪穢兮，處幽隱而懷傷。釋輿馬於山椒兮，奄修夜之不陽。秋氣慘以淒淚兮，桂枝落而銷亡。神鶯鶯以遙思兮，精浮游而出疆。托沉陰以曠久兮，借蕃番華之未央。念窮極之不還兮，惟幼眇之相羊。函以俟風兮，芳雜襲以彌章。的容與以猗靡兮，縹飄姚乎愈莊。燕淫衍而撫楹兮，連流視而娥揚。既激感而心逐兮，包紅顏而弗明。歡接狎以離別兮，宵寤夢之茫茫。忽遷化而不返兮，魂放逸以飛揚。何靈魂之紛紛兮，哀哀回以躊躇。勢路日以遠兮，遂荒忽而辭去。超兮西征，厲兮不見。浸淫敞恍，寂兮無音。思若流波，怛兮在心。亂曰：佳俠函光，隕朱榮兮。嫉妬癘茸，將安程兮。方時隆盛，年夭傷兮。弟子增歎，沫恨兮。悲愁於邑，喧不可止兮。向不虛應，亦云已矣。礁妍太息，歎稚子兮。慟栗不言，倚所恃兮。仁者不誓，豈約親兮。既往不來，申以信兮。去彼昭昭，就冥冥兮。既下新宮，不復故庭兮。嗚呼哀哉，想魂靈兮！其後，李延年弟季，坐奸亂後宮，廣利降匈奴，家族滅矣。

### 武帝

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得復時，始穿昆靈之池，泛翔禽之舟。帝自造歌曲，使女伶歌之。時日已西傾，涼風激水，女伶歌聲甚適，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：「羅袂兮無聲，玉墀兮塵生。虛房冷而寂寞，落葉依於重扃。望彼美之女兮，安得感餘心之未寧。」帝聞唱動心，悶悶不自支。特命龍膏之燭以照舟內，悲不自止。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怨，乃進洪梁之酒，酌以文螺之卮，卮出波祗之國，酒出洪梁之縣。此屬右扶風，至哀帝，廢此邑。南人受此釀法，今言雲陽出美酒，兩聲相亂矣。帝飲三爵，色悅心歡，乃詔女伶出侍，帝息於延涼室，臥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。帝驚起，而香氣猶著衣枕，歷月不歇。帝彌思求，終不復見。涕泣洽席，遂改延涼室為遺芳夢室。

初，帝深嬖李夫人，死後常思夢之，或欲見夫人。帝貌憔悴，嬪御不寧。詔李少君，與之語曰：「朕思李夫人，其可得乎？」少君曰：「可遙見，不可同於幃幄。暗海有潛英之石，其色青，輕如毛羽，寒盛則石溫，暑盛則石冷，刻之為人像，神悟不異真人。使此石像往，則夫人至矣。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，有聲無氣，故知神異也。」帝曰：「此石像可得否？」少君曰：「願得樓船，巨力千人，能浮水登木，皆使明於道術。」賚不死之藥，乃至暗海，經十年而還。昔之去人，或升雲不歸，或托形假死，獲返者四五人。得此石，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。刻成，置於青紗幕裡，宛若生時。帝大悅，問少君曰：「可得近乎？」少君曰：「譬如中宵忽夢而晝。」「可得近觀乎？」「此石毒，宜遠望，不可逼也。勿輕萬乘之尊，惑此精魅之物。」帝乃從其諫。見夫人畢，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為丸服之，不復思夢。帝乃築靈夢台，歲時祀之焉。

### 孝武帝

孝武帝，景帝子也。未生之時，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，直入崇芳閣。景帝覺而坐閣下，果見赤龍如霧來。閉戶牖。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霧蔚而起。霞滅，見赤龍盤回棟間。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。翁曰：「吉祥也，此閣必生命世之人，攘夷狄而獲嘉瑞，為劉宗盛主也。然亦有大妖。」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，欲以順姚翁之言也。乃改崇芳閣為猗蘭殿。旬餘，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，夫人吞之。十四月而生武帝。景帝曰：「吾夢赤氣化為赤龍，占者以為吉，可名之吉。」至三歲，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，知其心藏洞徹，試問：「兒樂為天子否？」對曰：「由天不由兒，願每日居官，恒在陛下前戲弄，亦不敢違豫以失子道。」景帝聞，惡然加敬而訓之。他回復抱置几前，試問：「兒悅習何書，為朕言之。」乃誦伏羲以來，群聖所錄陰陽診候一及龍圖龜策數萬言。無一字遺

落。至七歲，聖徹過人。

景帝令名徹。徹及即位，好神仙之道，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應神。元封元年正月甲子，登嵩山起道宮。帝齋七日，禱訖乃還。至四月戊辰，帝閒居，東方朔、董仲舒在側焉。忽見一女子，著青衣，非常麗色。帝愕然問曰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我蘭宮玉女，姓王名登。為王母所使，從崑崙山來。」語帝曰：「聞子輕四海之祿，以尋道求生；降尊主之位，而屢禱山嶽。勤哉有心，似可教者。從今日清齋，不交人事，至七月七日，王母當暫至也。」帝下席跪謝。言訖，女子忽然不見。帝問東方朔：「此何人？」朔曰：「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，常傳使命往來扶桑，出入靈州，交關常陽，傳言玄都阿母。昔出配於蜀仙人，近又召還，使領命具錄靈官也。」帝於是登尋真之台，齋戒存道。其四方之事，權委於塚宰。到七月七日，乃掃宮掖，設座大殿。以紫羅薦地，燔百合之香，張雲錦之幃，燃九光之燈，列玉門之棗，酌葡萄之醴，射監香果，為天宮之饌。帝乃盛服立於階下，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。內外謐寂，以候仙官到。夜二更之後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，鬱鬱直來，逕趨宮廷。須臾轉近，聞雲中有策鼓之聲，人馬之響。復半食頃，王母至也。或駕龍虎，或乘白麟，或乘白鶴，或乘軒車，或乘天馬，群仙數千，輝光庭宇。既至，從官不復知所在，惟見王母乘紫雲之輦，駕九色斑麟，別有五千天仙，側近雲駕，皆身長丈餘，同執彩旄之節，佩金剛靈璽帶，天真之冠，咸佇殿下。王母惟將二侍女上殿，侍女年可十六七，服青綾之褂，容眸流盼，神華清發，真美人也。王母東向坐，著黃錦袷襦，霞彩明鮮，金光奕奕，身帶飛火之綬，腰佩分景之劍，頭上華髻，戴太真晨嬰之冠，履玄瓊鳳文之舄。映朗雲棟，神光曄，視之可年三十許。修短得中，天姿掩藹，容顏絕世。異靈人也。帝跪拜，問寒暄畢而立。因呼帝坐。帝面南。王母自設天廚，精妙非常。豐珍上果，芳華百味，紫芝萎蕊，芬芳填累。清香之酒，非土上所有，甘氣殊絕，奮不能名也。又命傳女索桃果。須臾，以玉盤盛仙桃七顆，大如鴨子，形圓，青色，以呈王母。母以四顆與帝，三顆自食。桃味甘美，口有盈味。帝輒錄其核，王母問帝。帝曰：「欲種之。」母曰：「此桃三千年一生實，中夏地薄，種之不生如何。」帝乃止。於是，酒觴數筵，王母乃命諸侍女咀花，王子登彈八瑯之，董雙成吹雲和之笙，石公子擊昆庭之金，許飛瓊鼓震靈之簧，凌婉華批吾陵之石，范成君擊同陰之磬，段安香作九天之鈞。於是眾聲朗徹，靈音駭空。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。歌畢，王母曰：「未欲修身，當先營其氣，大仙真經所謂行益者益精，行易者易形；能易能益，名上仙籍；不益不易，不離死厄。行益易者，謂常思念靈寶。靈者，神也。寶者，精也。子但愛精握固，閒氣吞液，氣化為血，血化為精，精化為神，神化為液，液化為骨；行之不倦，神精充溢，為之一年易氣，二年易血，三年易精，四年易脈，五年易髓，六年易筋，七年易骨，八年易髮，九年易形。易形則變化，變化則成道，成道則為仙人。吐納六氣，口中甘香，飲食靈芝，存道其味，微息揖吞，從心所適。氣者，水也，無所不成，至柔之物，通致神精矣。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設微言，今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之以相付，子善錄百修焉。」於是，王母言語粗畢，嘯命靈官，使駕龍嚴車欲去。帝下席叩頭，請留慇懃，乃止。王母乃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問云：「王九光之母敬謝。此不相見四千餘年，天事勞我，致以愆面。劉徹好道，適來視之。見徹了了，似可成進，然形慢神穢，腦血淫濁，五臟不淳。關腎彭亨，骨元津液，脈浮反升，肉多精少，童子不夷，三屍狡亂，玄白失時。雖當語之以至道，殆恐非仙才也。吾久不在人間，實力臭濁。然後時可游望，以寫思念。客王對坐，悒悒不樂，夫人可暫來否？若能屈駕，當停相須。」帝見侍女下殿，俄失所在。一時頃，侍女至。夫人隨遣一侍女答問云：「阿環再拜，上問起居。遠隔絳河，擾以官事，遂替顏色，迨五千年。仰戀光潤，情係無違。密香至，奉信，承降尊於劉徹處。聞命之際，登當命駕。先被大帝君敕使詣玄洲校定天元，正爾暫去。如是當還，還便來席，願暫少留。」帝因問王母：「不審上元何真也？」王母曰：「是三天真皇之母，上元之宮，統十方玉女名錄者也。」俄而夫人至，亦聞雲中有蕭鼓之聲。既至，從官文武千餘人，並是女子，年皆十八九許。形容明逸，多服青衣，光彩耀目，真靈官也。夫人年可二十餘，天姿精耀，靈眸豔絕。服青霜袍，雲彩亂色，非錦非繡，不可名字。頭作三角髻，餘髮哉垂。至者戴九雲夜光之冠，帶六山大玉之佩，結鳳林華錦之綬，腰流黃揮精之劍。上殿向王母拜。王母坐止之，呼同坐，北向。夫人設廚，亦精珍，與王母所設者相似。王母敕帝曰：「此真元之母，尊貴之人，汝當起拜問寒溫。」還坐，夫人笑曰：「五濁之人，耽酒營利，嗜味淫色，固其常也。且徹以天子之貴，其亂目者倍於凡焉。而復於華嚴之墟，折嗜慾之根，願無為之事，良有志矣。」王母曰：「所謂有心哉。」夫人謂帝曰：「汝好道乎？聞數招方術，祭山嶽祠靈禱河，亦為勤矣。勤而不獲，實有由也。汝胎性暴、胎性淫、胎性奢、胎性賊、胎性酷。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，五臟之內，雖獲良針，固難愈也。暴則使氣奔而攻神，是故神擾而氣竭；淫則使精漏而魂度，是故精竭而魂消；奢則使真雜而魄穢，是故命逝而靈臭；酷則喪仁而攻目，是故失仁而眼亂；賊者使心鬥而口乾，是故內戰而外絕。此五事，皆是截身之刀鋸，剝命之斧斤。雖復志好長生，不能遭茲五難，亦何為損性而自勞乎？然由是待此小益以自精掛耳。若從今已去，寫汝五性，及諸柔善，明務察下，慈念矜寬，惠鰥恤寡，賑貧護弱，薄賦愛身，恒為陰德，救死濟厄，且夕孜孜，不泄精液，如是去諸淫，養汝神於諸奢處，至儉勤齋戒，節飲食，絕五穀，去羶腥，鳴天鼓，飲玉漿，蕩華池，叩金梁，按而行之，當有異耳。今阿母乃天尊之重，下降於螻蛄之戶，屈宵虛之靈，而詣於狐鳥之徂。且阿母至誠，妙唱音容，其敬勸節度，明修所奉，比及百年，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，迎汝於昆閭之中，位以仙官，游於十方。信吾言矣，子勵之哉。若不能爾，無所言矣。」帝下席跪謝曰：「臣受性兇頑，生長亂濁，面牆不啟，無由開達。然貪生畏死，奉靈敬神，今日受教，此乃天也。徹戴聖命，以為聖范，是小丑之臣，當獲生活，惟垂哀護，賜其元元。」夫人使帝還坐。王母謂夫人曰：「卿之為此言甚急切，更使未解之人畏於志矣。」夫人曰：「若其志道，將以身投餓虎，忘軀被弑，蹈人履難，必無憂也。若其無志，則心疑真信，慊惑之徒，不畏急言。急言之發，欲戒其志耳。阿母既存念故來，必當賜與屍解之方耳。」王母曰：「此子勤心已久，而不遇良師，遂欲毀其正志，當疑天下必無仙人。是故我發靈宮，暫合塵濁。既欲堅其胎志，又欲令向化不惑也。今日相見，令人念之。至於屍解下方，吾甚不惜，後三年吾必賜以成丹半劑，石像散一具。正爾授之，則徹不得停當。今匈奴未弭，邊疆有事，何必令其倉卒褻天子之尊而便人林岫耶。如其悔改，吾當數來。」王母因拊帝背曰：「汝當咀上元夫人至言，必得長生。可不勸勉邪！」帝跪曰：「務書之金簡，以身謀之焉。」帝又見王母巾器中有一卷書，盛以紫錦之囊。帝問：「此書是仙靈方耶！不審其目，可得瞻盼否？」王母出以示之曰：「此五嶽真形圖也。昨青城諸仙，就吾請求，今當過以付之，乃三天太上所出，文祕禁重，豈汝穢質所宜佩乎。今且與汝靈光生經，可以通神勸心也。」帝叩頭固請不已。王母曰：「昔上皇清虛元年三月，太上道君下觀六合，瞻河海之短長，察山嶽之高卑，名天柱而安於地理，植五嶽而擬諸鎮輔，賁金陵以舍靈仙，飭蓬山以館真人，安水神於極陰之源，棲大帝於扶桑之墟。於是，方丈之阜，為理命之室；滄浪海島，養九老之堂。祖瀛玄炎，長元流生，鳳麟聚窟，各為洲名，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。水則碧黑俱流，波則震蕩群精。諸仙玉女，聚居滄溟。其名難瀆，其實分明。乃目山源之規矩，睹河岳之盤曲。陵回阜轉，山高龍長，周旋透迤，形似善字，是故因像制名，定名實之號。書形秘於玄台，而出為靈真之信。諸仙佩之，皆如轉章。道士執之，經行山川。百神群靈，尊奉親近。汝雖不敏，然詣仙津中求，不惑於道。朕子丹元。」

以相與，當深奉敬，如事君父，泄失示人，必禍及也。」夫人語帝曰：「阿母今以瓊航笈妙輻，發紫台之文，賜汝八會之書。五嶽真形，可謂至真且貴，上帝之玄觀也。子自非受命合神，焉見此文。今雖得其形，觀其妙理，而無五帝六甲，左右靈飛之符，太陰六丁，通真逐靈玉女之篆，太陽六戊，招神天光策精之書；左乙混洞東蒙之文，右庚素招攝殺之律；壬癸六遠，隱地八術，丙丁八大九赤班符；六辛人金致黃水月華之法，六巳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；子午卯酉，八稟十決，六靈威儀；丑辰未戌，地真曲素訣辭，長生紫書，三五順行；寅巳申亥，紫度炎光，內視中方。凡缺此十二事者，當何以召山靈、朝地神、攝萬精、驅百鬼、束虎豹、役蛟龍乎！子所謂通，知其一，未見其他。」帝下席叩頭曰：「徹下土濁子，不識清真。今日聞道，是生命會遇。今聖母賜以真形，修以度世。」夫人云：「今告徹應須六甲六丁六戊致靈之術。」「既蒙啟發，弘益無量，惟願告誨，濟臣饑渴。使已枯之木，蒙雲陽之潤；焦炎之草，幸甘雨之凝。不敢多陳。」帝啟叩不已。王母又告夫人曰：「夫真形寶文，靈宮所貴。此子守求不已，誓以心得。故虧科禁，將以與之。然五帝六甲，通真招神，此術渺邈，必須精潔至誠，殆非流濁所宜行。吾今既賜徹以真形，夫人當授之矣。吾嘗憶與夫人共登玄隴羽野及曜宜之山視王子童。子童就吾求請太上隱書，吾以三光秘言，不可傳泄於中仙。夫人時有言見助於子童之至。以吾既難為來意，不獨執昔。至於今日之事，有以相似。後來朱火陵食靈瓜，味甚好。憶此未久，而已七十歲。夫人既以告徹篇目十二事，必當匠而成之，何緣令主人稽首請乞流血耶？」夫人曰：「誠不顧惜，向不持來耳。此是太虛群文真人赤童所出，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，又宜授得道者。恐徹下才，未應得此耳。」王母色不平，乃曰：「天禁漏泄，犯違明科，傳必某人，授必知真者。夫人何向不才而說其靈飛之篇目乎？妄說則泄，而不傳是天道，此禁乃重於傳邪。別敕三官司直，推夫人之輕泄也。吾五嶽真形文，乃太平上天皇所出，其文寶妙而為天仙之信，豈復當授於劉徹耶？直以徹孜孜之心，數請川岳，勤修齋戒，以求神仙之應。志在度世，不遭明師，故吾等有以天下盼之爾。至於仙之術，不復限惜而傳之。夫人且有致靈之方，能獨執之乎？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，非謂其必能得道，欲使其精誠有驗，求仙之不惑，可以誘進向化之徒，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真之事，足以卻不信之狂夫耳。吾意在此也。此子性氣淫暴，眼睛不紅，何能成真仙。浮空參差乎，勤而行之，庶幾不死千年。明科云：非長生難也，聞道難；非聞道難也，行之難；非行之難也，終之難。良匠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也；非何足隱之耶。」夫人謝曰：「謹受命矣。但環昔蒙倒景君、無常先生二君傳靈飛之約，以四千年一傳女，授女不授男。太上科禁，只表於照生之符矣。環所授以來，並賢大女，即抱蘭兄傳大十八女子，固不可授男也。頃見扶廣山青真小童，受六甲靈飛於太微，中元君凡十二事，與環所授者同。青真是環之大弟子，所受六甲未聞別授於人。彼男官也。今王敕取之，將以授徹也，先所以告其篇目者，亦是憫其有心，特欲堅其專氣，今且廣求，他日與之，亦欲以男授男，承科而行，使勤而方獲，令知天真之珍貴耳，非徒拘執衙泄天道矣。願不遂焉。阿母真形之貴，憫於勤志，亦已授之，可謂大不宜矣。」王母笑曰：「亦可恕乎？」夫人即命侍女紀羅容促到福廣山，敕青真小童出左右六甲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，當以授劉徹也。須臾侍女還，捧八色玉笈、鳳文之蘊，以出六甲之文曰：『弟子何昌言：向奉使絳河，攝南真七元君，檢校群龍猛獸。事畢，過受教，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。不意天靈至尊，下降於臭濁，不審起北來何如？侍女紀羅容至雲，尊母欲得金書秘字、六甲靈飛、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，欲授劉徹。輒封一通，付信，且徹雖有心，實非仙才，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屍乎！昌近帝處，見有上言之者甚眾。云山鬼笑於叢林，孤魂號於絕域，輿師歸而族有功，忘兵勞而縱白骨。煩擾黔首，淫酷自恣。罪已彰於太上，怨已見於天氣，讟言玄聞，必不得度世也。奉尊見敕，不敢違耳。』王母笑曰：「言此子者誠多，然帝亦不必推也。徹念道累年，齋亦勤矣。累禱名山，願求度脫，較計功過，殆已相掩，但自今以去，勤修至誠。奉上元夫人之言，不宜復奢淫暴虐，使萬兆勞殘，冤魂窮鬼有破屋之訴，流血之屍，忘功賞之辭耳。」夫人乃下席起，一手執八色玉笈，鳳文之蘊，仰天向地而咒曰：「九天浩同，太山耀靈，神照玄微，清虛朗明，清靈者妙，守氣者生，至念道臻，寂感真誠，役神形唇，安精年榮，授以靈飛，及此六丁，左右招神，天光策精，可以步虛，可以隱形，長生久視，還白流青。我傳有四萬之授，徹傳在四十之齡。違犯泄漏，禍必族傾。及是天真，必沉幽冥。爾其慎禍，敢告劉生。爾師生是青真小童，太上中黃道君之司直，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，姓楊名陵，字庇華。形有嬰孤之貌，仙宮以青真小童為號。其為器也，玉朗洞鑿，聖周萬變，玄鏡幽覽，才為真俊。游子浮廣，推此始運。館於玄圃，治仙職分。子在師君，從爾所授，命必傾淪。」言畢，夫人一一手摘所施用節度，以示帝焉。凡十二事都畢，又告帝曰：「夫五帝者，方面之真精。六甲者，立位之通靈。佩而尊之，可致長生。此書，上帝封玄景之台，子其為寶秘焉。」王母曰：「此三天太上之所撰，藏於紫陵之台，隱以靈壇之房，封以華琳之函，輻以蘭簡之帛，約以紫羅之索，印以大帝之璽。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，無其人，八十年可授二人。得道者四百年一傳，得仙者四千年一傳，得真者四萬年一傳，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。非其人，謂之泄天道；得其人不傳，是謂蔽天寶；非限妄傳，是謂輕人老；受而不敬，是謂慢天藻。泄、蔽、輕、慢四者，取死之刀斧，延禍之車乘也。泄者，身死於道路，受土刑而骸裂；蔽者，盲聾於求世，命調殘而卒歿；輕則禍鍾於父母，詣玄都而受罰；慢則暴終而墮惡，生棄疾於後世。此皆道之科禁，故以相戒，不可不慎也。」王母因授以五嶽真形圖。帝拜受俱畢，夫人自彈雲林之，歌步玄之曲。王母命侍女田四非答歌，歌畢，乃告帝從者姓名，及冠帶執佩物名，所以得知而紀焉。及明，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。龍虎車馬導從音樂如初來時，雲彩郁勃，盡為香氣。西南而去，良久乃絕。

帝既見王母及夫人，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，其後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、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，自撰集為一卷及諸經圖，皆奉以黃金之几，封以白玉之函，以珊瑚為牀，紫錦為囊，安著柏梁台上。數自齋潔朝拜，燒香灑掃，然後乃執省焉。帝日受法，出入六年，意旨清暢高韻，自許為神真見降，必當度世，恃此不修至德，更興起台館，勞弊萬民，坑降殺服，遠征夷狄，路盈怨歎，流血膏城，每事不從。至太初元年十一月己酉，天火燒柏梁台，真形圖、靈飛經錄十二事、靈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並函並失，王母當知武帝不從訓，故火災耳。其後，東方朔一旦乘龍而飛去，同時眾人見從西北上冉冉，仰望良久，大霧覆之，不知所適。至元狩二年二月，帝病行西，憩五柞宮。丁卯帝崩，人殯未央宮前殿，三月葬茂陵。夕，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，如此數遍。又有異香。營陵畢，於墳壇間大霧，門柱壞，霧一月許。帝塚間先有一玉箱，一玉杖，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獻，帝甚愛之，故人梓宮中。其後四年，有人於扶風市中，買得此二物，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，因認以告有司。詰之，買者云，商人也，從關外來，宿廛市。其日，見一人於北車巷中賣此二物，青布三十匹，錢九萬，即交度，實不知賣箱杖主姓名。事實如此，有司以聞，商人放還。詔以二物付太廟。

又，帝崩時，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玩者，使隨身斂。到延康二年，河東功曹李友，入上黨抱犢山採藥，於岩室中得此經，盛以金箱，卷後題東觀臣姚名記月日，武帝時也。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宣帝，帝問武帝時左右侍臣，有典書中郎關祭，見經及箱，流涕對曰：「此孝武皇帝殯斂時物。臣嘗科著梓宮中，不知何緣得出？」宣帝大愴然，驚愕。以經付學武帝廟中。授，凡部龍真經，得

仙之下者皆示死，過太陰煉屍骸度地戶，然後得屍解而去。且先斂箱杖，乃顯貨於市，經見山洞，自非得道者孰能如此乎。

### 王昭君

昭君字嬋，南郡人也，初，元帝時以良家子選人掖庭。時呼韓邪來朝，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。昭君入宮數年未得見御。積悲怨，乃請掖庭令出行。呼韓邪臨辭，大會，帝召五女以示之。昭君丰容靚飾，光明漢宮，顧景徘徊，竦動左右。帝見，大驚，意欲留之，而難於失信。遂與匈奴，生二子。及呼韓邪死，其前闕氏子代立，欲妻之。昭君上書求歸，成帝敕令從胡俗，遂復為後單于闕氏焉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豔異編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